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飘

XINKEBIAO
BIDU CONGSHU
PIAO

教育部《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飘》（据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被中文译名为“乱世佳人”，而本书部分中文译本亦书名为“乱世佳人”）是美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创作的一部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反映南北战争题材的小说。主人公斯佳丽身上表现出来的叛逆精神和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令读者为之倾心。

（美）玛格丽特·米歇尔◎著

宋璐璐 杜 刚◎编译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飘

XINKEBIAO
BIDU CONGSHU

PIAO

教育部《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美)米歇尔(Mitchell, M.)著; 宋璐璐, 杜刚
编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12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978-7-5463-1208-8

I. ①飘... II. ①米... ②宋... ③杜...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缩写本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3241 号

书 名 飘

著 者 (美)米歇尔(Mitchell, M.)

编 译 宋璐璐 杜 刚

责任编辑 陈 璇

责任校对 张海亚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电话:025-66989815 邮编:210046)

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尧胜村109号 邮编:210046)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1208-8

定 价 1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25-66989817)

前 言

文学名著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具有无穷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不应错过的灵魂驿站。它是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沙里淘金留下的精华，是人类文化长河中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它们交相辉映，构筑起世界文学的殿堂。

文学名著描摹了人类社会的状态，是对人类社会的艺术表现与思考，它不仅时贯古今，而且地连八方，能帮助我们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与民族的社会现实和当代人的思想行为，道出了各个时代，各个空间的各种人物在不同环境下的风貌。所以文学名著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艺术，更是那些伟大的创作者们呕心沥血为我们所呈现的最真实也最自然的社会简史。

读文学名著，是提高文学艺术素养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些著作的熏陶，可以培养我们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当你坐在小屋里，打开书，就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与千年之远、万里之外的人与生物，宇宙的一切生命进行朋友般的对话，你将出入于“（他）人”、“我”之间，“物”、“我”之间，达到心灵的冥合，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通过与名家的对话，伟大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就会浸润我们的灵魂，将对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健全人格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学是高贵而迷人的，它既揭露生活的丑恶，也呈现人生的美好。阅读文学名著，就是要感受“艺术的魅力”，开发“想象力”，培育“炽烈”的情感和“博大”的情怀，学会以审美的眼光去读作品、看世界、认识人

生。读一本名著，实际上是在读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通过阅读这些名著，我们可以借助文学家、思想家透彻而敏锐的视角去解剖历史，去诠释文化，去感读他们的灵魂。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编辑了此套文学名著。

此套文学名著从几千年来的中外文学名著中采撷菁华，筛选出了文学作品近百部，其中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选目科学、权威，它们的创作者无一不是各个时代文学与思想的领军人物，无一不是足以使世界为之惊叹的文坛巨匠、思想巨擘。这些举世闻名的作品，有的是历尽作者毕生心血的鸿篇巨制，有的是指引时代的思想标航，有的是千年传承的智慧箴言，有的是扣人心弦的生花之笔。无论哪一部作品都是经历了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审视和思考，都是经历了几十年甚至千百年文化的渲染与沉淀，它们永远不会过时，反而历久弥新。此外，此套文学名著还结合了青少年读者的特点，精心设置了文章导读、内容思考等栏目，以此深入浅出地引导广大青少年读者走进名著的神圣殿堂。

此套文学名著，由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在古今中外的茫茫书海中精挑细选，综合了方方面面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斟酌酝酿，数次修订之后编辑而成。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更好的了解东西方千百年来文化沉淀的差别，探究一个个不同民族的独特气质，深入触摸一个个震撼时代的灵魂，细细品尝人类文化的精粹精华，开阔我们的视野，强健我们的精神人格。通过阅读这些精神典籍，学会在思考中探索、回味、感悟、提升。

毋庸置疑，此套文学名著必定是一套人文素质“教科书”。编者力图在抓住作品精髓的基础上，对爱好文学的青少年朋友们能有所启示。本套名著不仅会受到文学爱好者的青睐，同时更是将《新课标》的指导内容贯穿始终的优秀的青少年读物，相信它一定能让热爱文学的高中小学生们体会到“博”而“精”的阅读乐趣。

此套名著的编选，挂一漏万，也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谅解。

2010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31
第四章	43
第五章	58
第六章	73
第七章	87
第八章	103
第九章	118
第十章	139
第十一章	153
第十二章	163
第十三章	185
第十四章	198
第十五章	213
第十六章	236
第十七章	251
第十八章	266
第十九章	279
第二十章	295

第一章

导读：斯佳丽·奥哈拉特别具有女人味道，迷住了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可是斯佳丽·奥哈拉心里已经有了另一个人——艾希礼，这遭到了父亲杰拉尔德的反对。

1

斯佳丽·奥哈拉长得并不漂亮，但是男人们像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兄弟为她的魅力所迷住。她脸上有着两种特征，一种是她母亲的娇柔；一种是她父亲的粗犷。这两种特征混在一起显得不太协调，但这张脸上尖尖的下巴和四方的牙床骨，是很显眼的，她那双淡绿色的眼睛纯净明亮，乌黑的睫毛，显得非常有女人味。她常常用帽子、面纱和手套把皮肤遮盖起来，防止佐治亚^①炎热太阳的暴晒。

1861年4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斯佳丽同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坐在她父亲的塔拉农场阴凉的走廊里，她的美丽越发显得娇媚动人。外面，阳光斜照到场地上，映照着一簇簇的白色花朵在绿色的背景中显得分外鲜艳。孪生兄弟骑的马就拴在车道上，那是两匹高头大马，毛色红得像主人的头发；马腿旁边有一群吵吵嚷嚷一直跟随着主人的猎犬。稍稍远一点儿的地方躺着一条白色带有黑花斑的随车大狗，它把鼻子贴在前爪上，耐心等待着两个小伙子回家去吃晚饭。

正因为如此，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在塔拉农场走廊里聊天，消磨这四月

- 傍晚的大好时光。他们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而这是过去两年中把他们撵走的第四所大学了。于是他们的两个哥哥，汤姆和博伊德，也同他们一起
- 回到了家里，因为在这所学校既然不欢迎那些孪生兄弟，两位做哥哥的也就不高兴在那里待下去了。斯图尔特和布伦特把他们最近一次的除名当做一个有趣的玩笑；而斯佳丽呢，她自从去年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学校以后就一直懒得去摸书本，所以也像他们那样觉得这是令人高兴的事。

坐在走廊里的三个年轻人听到嘚嘚的马蹄声，马具链环的叮当声和黑奴们的欢笑声；那些干农活的人和骡^②马从地里回来了。这时从屋子里传来斯佳丽的母亲爱伦·奥哈拉温和的声音，她在呼唤提着钥匙、篮子的黑女孩，后者用尖脆的声调答道：“太太，来啦。”于是便传来从后面过道里走向熏腊室脚步声，爱伦要到那里去给从田里干活回来的奴隶们分发晚饭了。接着便听到瓷器铛铛和银餐具叮叮的响声，这是管衣着和膳食的男仆波克已经在摆桌子开晚饭了。

2 听到这些声响，这对孪生兄弟知道他们该动身回家了。但是他们不想回去见母亲的面，便在塔拉农场的走廊里徘徊，盼望着斯佳丽邀请他们留下来吃晚饭。

哥儿俩心里美滋滋的但也有些惊异。尽管他们把自己看做斯佳丽所嘉许的追求者，但以前他们从没这么轻易得到过这一嘉许的表示。她经常只让他们倾诉、乞求，敷衍^③他们，不明确表示可否，他们烦恼时便报以笑颜，他们发怒时则略显冷淡。但现在她实际上已经把明天全部的活动都许给了他们——答应野宴时跟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跳所有的华尔兹^④（而且他们决意要使每一个舞都是华尔兹），并且一道吃晚饭。就为这些，被大学开除也是值得的。

他们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拐过那个看不见塔拉农场的弯以后，布伦特勒住马，在一丛山茱萸下站住了。斯图尔特跟着停下来，黑小子也紧跑几步跟上了他们。两骑马觉得缰绳松了，便伸长脖子去啃柔嫩的春草，猎犬们重新在灰土中躺下，贪馋地仰望着在愈来愈浓的暮色中回旋飞舞的燕子。布伦特那张老实巴交的宽脸上呈现出迷惑的神情。

他们第一次注意到她那双绿眼睛在怎样跳舞，她笑起来两个酒窝有多么深，她的手和脚是那么娇小，而那腰肢又是那么纤细呀！他们对她的巧妙赞扬使她乐得放声大笑；同时，一想到她已把他们当做一对出众的小伙子，他们自己也不禁有点飘飘然了。

那是哥儿俩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天。自那以后，每当他们谈起这件事来都觉得奇怪，为什么从前竟没有注意到斯佳丽的美。他们至今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来解释为什么斯佳丽决定要在那一天引起他们的注意。原来斯佳丽不能容忍任何男人同别的女人恋爱，因此她一见到英迪亚和斯图尔特在一起说话便觉得受不了，便会产生掠夺之心。

但是，糟糕的是，一跟斯佳丽的光彩照人和娇媚比起来，她就显得那么暗淡无味和平庸呆板了。你跟英迪亚在一起时永远头脑清醒，而跟斯佳丽在一起就迥然不同了。光凭这一点儿就足以叫一个男人心烦意乱了，可这种烦乱还真有魅力呢。

军官由大家选举，因为全县除了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和塞米诺尔战争的少数几个老兵外，谁也没有军事经验；而且，如果大家并不喜欢和不信任他，要让一个老兵当头领也只会引起全营的蔑视。大家全都喜欢塔尔顿家四个小伙子和方丹家三兄弟，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都不愿意选举他们，因为塔尔顿家的人太容易喝醉酒和喜欢玩乐，而方丹兄弟又非常性急和暴躁。结果艾希礼·威尔克斯被选做队长了，因为他是县里最出色的骑手，而且头脑冷静，大伙相信他还能维持某种表面的秩序。雷弗德·卡尔弗特是人人都喜爱的，被任命为上尉，而艾布尔·温德，那个沼泽地捕猎手的儿子（他本人是小农），则被选做中尉^⑤了。

营队每周在琼斯博罗集合两次，进行操练和祈祷战争早日发生。马匹还没有备齐，但那些有马的人已经在县府背后的田野里搞起了他们想象中的骑兵演习，搅起满天灰尘，扯着嘶哑的嗓子叫喊着，挥舞着从客厅墙上取下來的革命战争时代的军刀。那些还没有马匹的人只好坐在布拉德仓库前面的镶边石上一面观看，一面嚼着烟草闲聊。要不他们就比赛打靶，谁也用不着你去教他打枪。因为大多数南方人生来就是玩枪的，他们终日消

• 磨在打猎中的时间把他们全都练成了好射手。

飘 结束操练时，常常要在琼斯博罗一些酒馆里演出最后的一幕。到了傍晚，争斗纷纷发生，使得军官们十分棘手，不得不在北方佬打来之前便忙着处理伤亡事件了。就是在这样一场斗殴中，斯图尔特·塔尔顿开枪伤了凯德·卡尔弗特，托尼·方丹打伤了布伦特。那时这对孪生兄弟刚刚被弗吉尼亚大学开除回到家里，同时营队成立的时候，他们热情地参加了。可是枪伤事件发生以后，也就是说两个月前，他们的母亲打发他们进了州立大学，命令他们留在那里不要回来。他们痛苦地怀念着操练时那股兴奋劲儿，觉得只要能够和伙伴们一起骑着马、嘶喊、射击，哪怕牺牲上学的机会也值得。

4 他使自己的大红马向后退几步，然后用马刺在它腰上狠狠踢一下，叫它跳起来轻易越过篱栏，跨入杰拉尔德·奥哈拉农场那片松软的田地。布伦特的马跟着跳过，接着是吉姆斯的，他跳时紧紧抓住鞍头和马鬃。吉姆斯不喜欢跳篱栏，然而他为了赶上自己的两位主人，还跳过比这更高的地方。

他们在暮色降临中横穿过那些沟壑[®]，向河床走去。这时布伦特向他兄弟喊道：“嗨，斯图！觉得斯佳丽会和咱们一起吃晚饭吗？”“我认为会的，你说呢！”斯图尔特高声喊道。孪生兄弟已经走了，斯佳丽还呆呆地站在塔拉农场的走廊上，直到飞跑的马蹄声已渐渐消失，她才如梦游似的回到椅子上去。她觉得脸颊僵硬仿佛还有点痛处，但嘴巴却真的酸痛了，因为刚才她一直生硬地咧着嘴敷衍孪生兄弟，以免让那对孪生子觉察到她内心的秘密。她疲惫地坐下，盘起一条腿，这时心脏发胀得难受，好像快要 from 胸膛里爆出来一般似的，它古怪地轻轻跳着。她的两手冰凉，一种不幸的感觉沉重地压迫着她。她脸上流露出痛苦和惶惑的神情，这种惶惑说明，她这个娇宠惯了、经常有求必应的孩子如今可碰到生活中不顺心的事了。

艾希礼将同玫兰妮·汉密尔顿结婚了！

唔，这不可能是真的！那对孪生子准搞错了，他们又在找她开玩笑

呢。艾希礼不会爱上她，谁也不会的，同玫兰妮这样一个耗子似的小个儿。斯佳丽怀着轻蔑的情绪想起玫兰妮瘦小得像孩子的身材，她那张严肃而平淡得几乎有点丑的鸡心形的脸，而且可能艾希礼是好几个月没见到她了。自从去年“十二橡树”村举行家中大宴会以来，她顶多只到过亚特兰大两次。不，艾希礼不可能同玫兰妮恋爱，因为——唔，她决不会错的——因为他在爱她呀！她——斯佳丽才是他所爱的那个人呢——她知道！

嬷嬷从堂屋里走出来道：“那两位少爷走了吗？你怎么没留他们吃晚饭呀，斯佳丽小姐？俺告诉了波克叫他添两份饭啦。你的礼貌到哪里去了呢？”“唔，他们尽谈论战争，我都听得烦了，再也忍受不了同他们一起吃晚饭，尤其怕爸爸也参加进来大叫大嚷、议论林肯先生。”“你怎么能这么失礼呢？亏你妈妈和俺还辛辛苦苦教你呢。还有，你怎么没披上你的披肩呀？夜风快吹起来了！俺一次又一次告诉你，光着肩膀坐在夜风里要感冒发烧的。快进屋里来。”斯佳丽故意装出一副冷淡的样子掉过头去，幸喜嬷嬷正一个劲儿唠叨披肩的事，不曾看见她的脸。

5

“不，我想坐在这里看落日，它多美呀！你去给我把披肩拿来。劳驾了，嬷嬷，让我坐在这里，等爸爸回家来我再进屋去。”“俺听你这声音像是着凉了。”嬷嬷怀疑地说。

当然，斯佳丽想，爸爸会知道这个可怕的传闻不是真的。就算今天下午他的确没有听到什么消息，他也可能注意到了某些迹象，感觉到威尔克斯家有什么叫人兴奋的事情吧。要是我能在吃晚饭前一个人看见他，说不定就能弄个明白——原来不过是那哥儿俩的一个缺德的玩笑罢了。

她两颊发红，呼吸急促，坐在一个树桩上等待父亲。往常这时候，他已经回来了，不过她高兴今天他晚一些，这样她才有时间喘过气来，使脸色恢复平静，不致引起父亲的猜疑。她分分秒秒地期待着听到得得马蹄声，看到父亲用他那吓死人的速度驰上山冈。可是一分钟又一分钟过去了，还是不见杰拉尔德回来。顺着大路望去，想找到他的影子，这时心里的痛楚又膨胀起来了。

“唔，那不可能是真的！”她心想。“他为什么不来呢？”她的眼光沿

· 着那条因早晨下过雨而变得血红的大路沉思着，在心里跟踪着这段路程奔
飘下山冈，到那懒洋洋的弗林特河畔，越过荆榛杂乱的沼泽谷底，再爬上一个山冈到达“十二橡树”村。艾希礼就住在那里。此时，这条路的全部意义就在这里——它是通向艾希礼和那幢美丽得像希腊神殿般高踞于山冈上的白圆柱房子。

自从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子把他们的闲话告诉她以后，一种惶惑和灾祸的冷酷感一直沉重地压抑着她，可如今这种意识已被推到她心灵的后壁去，代之而来的是两年以来始终支配着她的那股狂热之情。两年以来，都是他陪着她在县里各处走动，参加舞会、炸鱼宴、野餐，甚至法庭开庭日的听审等，虽然从来不像塔尔顿兄弟那样纷繁，也不像方丹家的年轻小伙子那样纠缠不休，可每星期都要到塔拉农场来拜访，从未间断过。

确实，他从来没有向她求过爱，他那清澈的眼睛也从来没有流露过像斯佳丽在其他男人身上熟悉的那种炽热的光芒。

6 他常常很客气，但又那么冷淡、疏远。谁也不明白他在想些什么，而斯佳丽是最不明白的。在那一带，人人都是一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因此艾希礼的谨慎性格便与这里的人格格不入了。他对县里的种种娱乐，如打猎、赌博、跳舞和议论政治等方面，都跟任何别的青年人一样精通，可是他跟大家有不同之处，那就是这些愉快的活动对于他来说，都不是人生的目的。他仅仅对书本和音乐感兴趣，而且很爱写诗。

蜿蜒的大路上仍然没有杰拉尔德的影子。如果她还要等候很久，嬷嬷就一定会来寻找她，并把她赶回家去。可是就在她眯着眼睛向那愈来愈黑暗的大路前头细看时，她听到了嘚嘚的马蹄声，同时看见牛马正慌张地散开。杰拉尔德·奥哈拉向家飞奔而来。

尽管斯佳丽心中充满了焦急不安的情绪，但她仍然怀着无比的自豪感观望父亲，因为杰拉尔德是个真正出色的猎手。

那匹大马跑到篱笆边，弯着前腿纵身一跃，便像只鸟儿般毫不费力地飞了过去，它的骑手也高兴地叫喊着，将鞭子在空中抽得噼啪响，长长的白发在脑后飞扬。杰拉尔德并没有看见在树木黑影中的女儿，他在大路上

勒住缰绳，赞赏地轻拍着马的颈项。

虽然杰拉尔德·奥哈拉外表粗暴，但心地却十分善良。他不忍心看到奴隶们受惩罚时的可怜相，即使是应该的也罢；也不喜欢听到猫叫或小孩啼哭。不过他很害怕别人发现他的这个弱点。他还不知道人家遇到他不过五分钟就明白他是好心肠的人了。可是如果他觉察到这一点儿，他的虚荣心就要大受伤害，因为他喜欢设想，只要自己大喊大叫地发号施令，谁都会战战兢兢地服从呢。他从来也没意识到，在这个农场里人人都服从的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太太爱伦的柔和的声音。

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秘密，因为自爱伦以下直到最粗笨的大田劳工，都在暗中串通一气，让他始终相信自己的话便是圣旨。

斯佳丽比谁都更不在乎他和嬷嬷的吼叫。她是他的头生孩子，而且杰拉尔德也清楚，在三个儿子相继走进了家庭墓地之后，他不会再有儿子了，因此他已逐渐养成习惯，以男人对男人的态度来对待她，而这是她最乐意接受的。她比几个妹妹更像父亲，因为卡琳生来体格纤弱、多愁善感；而苏伦又自命不凡，总觉得自己文雅，有贵妇人派头。

另外，还有一个相互制约的协议把斯佳丽和父亲彼此联系在一起。斯佳丽和她父亲认真地彼此交代过：谁要是把这种事情搬到母亲耳边，那只会使她伤心，而无论如何他们也是犯不着这样做的。

如今在擦黑的微光中斯佳丽望着父亲，也不知为什么她觉得一到他面前心里就舒服了。他身上有一种生气勃勃的粗俗味儿吸引着她。她作为一个最没有分析头脑的人，并不明白这是由于她自己身上也或多或少有着同样稟性的缘故，尽管爱伦和嬷嬷花了 16 年的心血想把它抹掉，也终归徒劳。

周围的黑影越来越浓，最后一丝绿意也从天空中消失了，春天的温馨已被微微的寒意所取代。可是斯佳丽还在踌躇，不知怎样才能把话题转到艾希礼身上而又不让杰拉尔德怀疑她的用意。这是困难的，因为从斯佳丽身上找不出一根随机应变的筋来；同时杰拉尔德也与她十分相似，像她能猜透他一样，杰拉尔德也识破了她的心思。何况他这样做时是很少拐弯抹

• 角的。

飘 她仍是什么也不说，真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能使劲摇晃自己的父亲叫他闭嘴算了。她的心头一阵剧痛，仿佛一只野兽用尖牙在咬着她。就在这当儿，她父亲的眼睛死死盯住她，由于面对一个他不知该怎样回答的问题而觉得有点可怜，又颇为烦恼。他爱斯佳丽，可是现在她竟把她那些孩子般的问题向他提出来，强求他解决，这就使他很不舒服。爱伦懂得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斯佳丽本来应当到她那里去诉苦的。

“你这不是在出自己的洋相——出咱们大家的洋相吗？”他厉声说，声音高得像昨日嬷嬷发怒时一样了。“你是在追求一个不爱你的男人？可这县里有那么多公子哥儿，你是谁都可以挑选的呀！”愤怒和受伤的自尊心反而驱逐掉了斯佳丽心中的一些痛苦。

杰拉尔特的声音出奇地平静，他慢吞吞地说着，仿佛是从一个很少使用的思想匣子里把话一字一句地抽出来似的。

8 “你唯一要的是艾希礼，可是却得不到他。而且即使他要和你结婚，我也未必就乐意应许，无论我同约翰·威尔克斯有多好的交情。”这时他看到她惊惶的神色，便接着说：“我要让我的女儿幸福，可你同他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啊，我会的，我会的！”“女儿，你不会的。只有同一类型的人两相匹配，才有幸福可言。”斯佳丽忽然心里起了种恶意，想大声喊出来：“可你不是一直很幸福吗！尽管你和妈并不是同类的人。”不过她把这念头压下去了，生怕他容忍不了这种鲁莽行为，给她一耳光。

斯佳丽默不作声，她的心在往下沉。对于这最后一点儿，她实在是无法辩驳，因为她知道杰拉尔特是对的。艾希礼的心不在所有这些他玩得最好的娱乐上。对于大家所最感兴趣的任何事物，他最多只不过出于礼貌，表示爱好而已。

她想，无论如何，要是她自己和艾希礼结为夫妻，至少不会比她父亲这一对显得更不相称的。如往常那样，她觉得奇怪，怎么这位大喊大叫，没心计的父亲会设法娶上了像她母亲那样的一个女人呢？因为从出身、教养和性格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她的父母那样差异更大的人了。

21岁那年杰拉尔德来到美国。他和以前或以后许多匆匆而来的爱尔兰人一样，因为他只带着身上穿的衣服和买船票剩下的两个先令，以及悬赏捉拿他的那个身价，而且他觉得这个身价比他的罪行所应得的还高了一些。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奥兰治派分子值得英国政府本身出一百镑的，但是如果政府对于一个英国的地主地租代理人的死会那么认真，那么杰拉尔德·奥哈拉的突然出走便是适时的了。的确，他曾经称呼过地租代理人为“奥兰治派野崽子^①”不过，按照杰拉尔德对此事的看法，这并不使那个人就有权哼着《博因河之歌》那开头几句来侮辱他。

到美国来之前，杰拉尔德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可他对此也没有什么自知之明。其实，即使别人给他指出，他也不会在意。他母亲教过他读书写字。他很善于做算术题。他的书本知识就只这些。他唯一懂得的拉丁文是作弥撒时应答牧师的用语，唯一的历史知识则是爱尔兰的种种冤屈。他在诗歌方面，只知道穆尔的作品，音乐则限于历代流传下来的爱尔兰歌曲。他尽管对那些比他较有学问的人怀有敬意，可是从来也不感觉到自己的缺陷。而且，在一个新的国家，在一个连那些最愚昧的爱尔兰人也在此发了大财的国家，在一个只要求你强壮不怕干活的国家，他需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他的管家叫波克，举止庄严，黑得又光又亮，且有全副出色的裁缝手艺，是他打了个通宵的扑克牌从一位圣·西蒙斯岛的地主手中赢来的。那个地主在敢于虚张声势方面与杰拉尔德不相上下，可是喝起新奥尔良朗姆酒来就不行了。

过了一些时候，命运之手和一手扑克牌两相结合，给了他一个他后来取名为塔拉的农场，同时让他从海滨迁移到北佐治亚的丘陵地区来了。

面对这片寂静的荒地，杰拉尔德闭上了眼睛，他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家里。在这儿，在他脚下，一幢刷白的砖房将拔地而起。大路对面将有一道新的栅栏把肥壮的牲口和纯种马圈起来，而那片从山腰伸到肥沃的河床的红土地，将像鸭绒被似的在阳光下闪耀银光——棉花，大片大片的棉花啊！奥哈拉家的产业从此便要复兴了。

• 用自己一小笔赌本，杰拉尔德从两位不很热心的哥哥那里借到的一点儿钱，以及典当得到的一笔现金，买了头一批种大田的黑奴，然后来到塔拉，在那四间房间的监工屋里，像单身汉似的孤独地住下来，直到有一天塔拉农场的白色墙壁拔地而起为止。

他平整田地，种植棉花，并从詹姆斯和安德鲁那里又借了些钱买来一批奴隶。奥哈拉一家是家族观念很强的人，无论在兴旺或不走好运的时候他们都同样抱在一起，但这并不是出于过分的手足之情，而是因为从严峻的岁月里懂得了，一个家族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形成一条一致对外的坚固战线。他们把钱借给杰拉尔德，有朝一日钱还会连本带利回到他们手中。这样杰拉尔德不断买进毗连[®]的地亩，农场也逐渐扩大，终于那幢白房子已是现实而不再是梦想。

10 那是用奴隶劳动建筑的，一所房子显得有点笨拙的、好像趴在地上似的，它坐落在一块平地上，俯瞰着那片向河边伸延下去的碧绿的牧场；它使杰拉尔德非常得意，因为它尽管是新建的却已经有点古色古香的样子了。

杰拉尔德同县里所有的邻居都相处得很好，但有两家除外，一是麦金托什家，他们的土地和他的在左侧毗连；二是斯莱特里家，他们那三英亩瘠地，沿着河流和约翰·威尔克斯家农场之间的湿地低处，伸展到了他的田地的右边。

他 43 岁那年，杰拉尔德的腰身已那么粗壮，脸色那么红润，活像一个从体育画报上剪下来的打猎的乡绅，那时他想起塔拉虽然很可贵，可只有它和县里那些心地坦荡、殷勤好客的人，还是不够的。他缺少一位妻子。

他的妻子必须是一位夫人，一位出身名门的夫人，像威尔克斯太太那样端庄贤淑，能够像威尔克斯太太在整顿她自己的田地那样把塔拉农场管理好。

杰拉尔德知道，虽然那些同他一起打猎、喝酒和谈政治的本县男人多么喜欢他，他还是很难找到一个情愿把女儿许给他的人家。而且他不想让

人们闲谈时说起某位某位做父亲的已经深表遗憾地拒绝杰拉尔德向他的女儿求婚了。但是，他的这种自知之明并没有使他觉得自己在邻居们面前低人一等。事实上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感到自己在哪方面不如别人。那仅仅是县里的一种奇怪的习俗，认为姑娘们只能嫁到那些至少在南部已居住 20 年以上、已经拥有自己的田地和奴隶，并且已沾染了当时引为时髦的那些不良癖好的人家去。

对于这个神秘莫测的问题，连罗毕拉德家族中那惊慌失措的人也只能找到某些答案。只有爱伦和她的嬷嬷知道那天晚上发生的整个故事，那时这位姑娘像个伤心的孩子似的哭了个通宵，而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她已经是下定决心的女人了。

嬷嬷有所预感地给她的小主妇拿来一个从新奥尔良寄来的小包裹，上面的通讯地址是个陌生人写的，里面装着爱伦的一张小照（爱伦一见便惊叫一声把它丢在地上），四封爱伦写给菲利普·罗毕拉德的亲笔信以及一位新奥尔良牧师附上的短信，它宣布她的这位表哥已经在一次酒吧的斗殴中死了。

11

就这样，爱伦（已不再姓罗毕拉德）离开萨凡纳，她随同一位中年丈夫，带着嬷嬷和二十个黑人家奴，动身到塔拉去了。

次年，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凯蒂·斯佳丽，是随杰拉尔德的母亲命名的。杰拉尔德感到有点失望，因为他想要一个儿子，不过他还是很喜欢这个黑头发的女儿，高高兴兴地请塔拉农场的每个农奴都喝了酒，自己也乐得喝了个酩酊大醉。

她不仅离开了那个优美的住处，而且离开了那建筑背后的一整套文明，如今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陌生世界，仿佛到了一个新大陆似的。这些来自四面八方和有着各种不同背景的人给这个县的全部生活带来了一种不拘礼俗的风习，而这是爱伦所不曾见过，也是她自己永远无法充分适应的。她本能地知道海滨人民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应当如何行动。可是，谁也没有说过北佐治亚人该怎样做呀！

爱伦永远不想也不能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她在萨凡纳时凡事